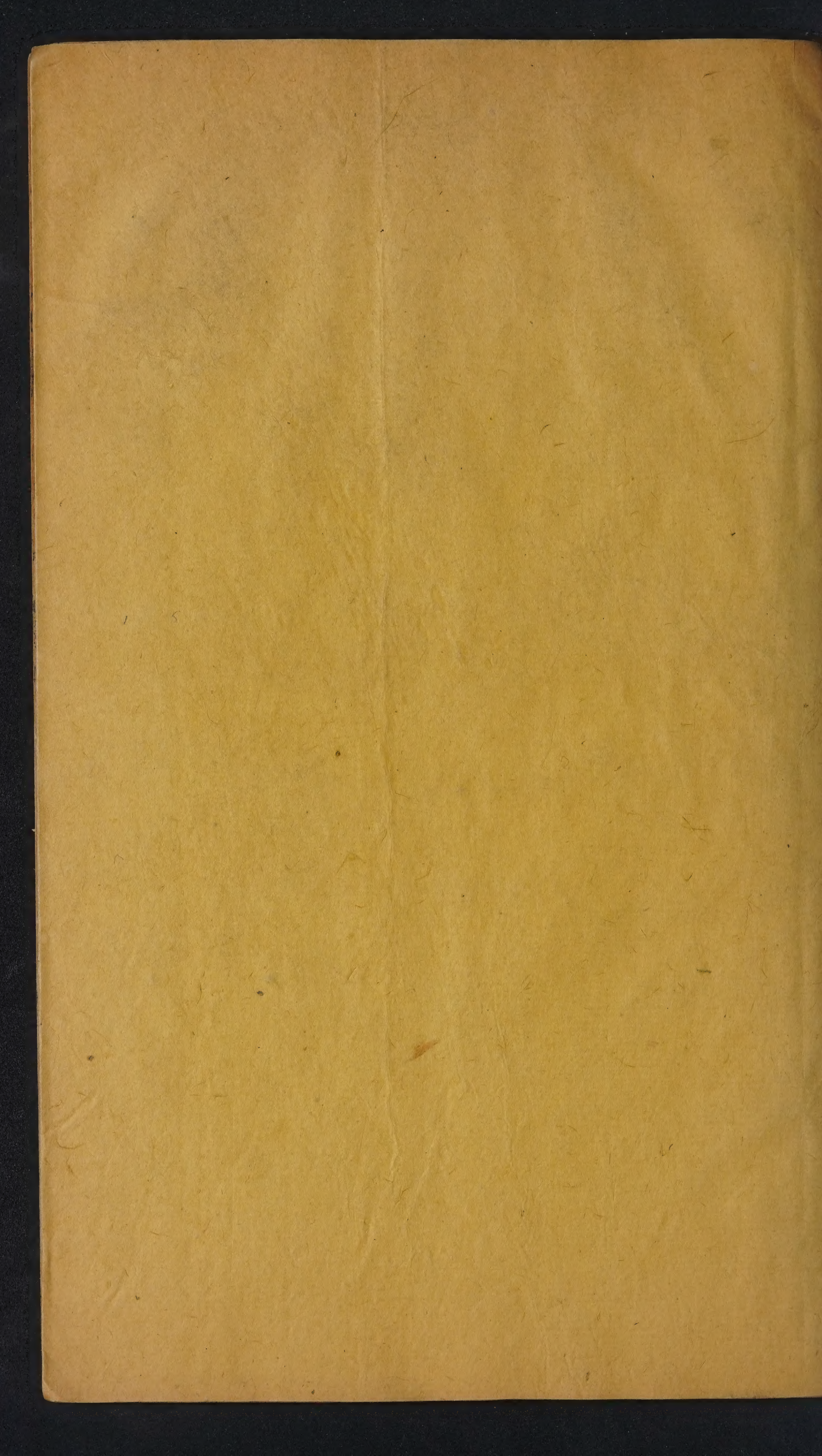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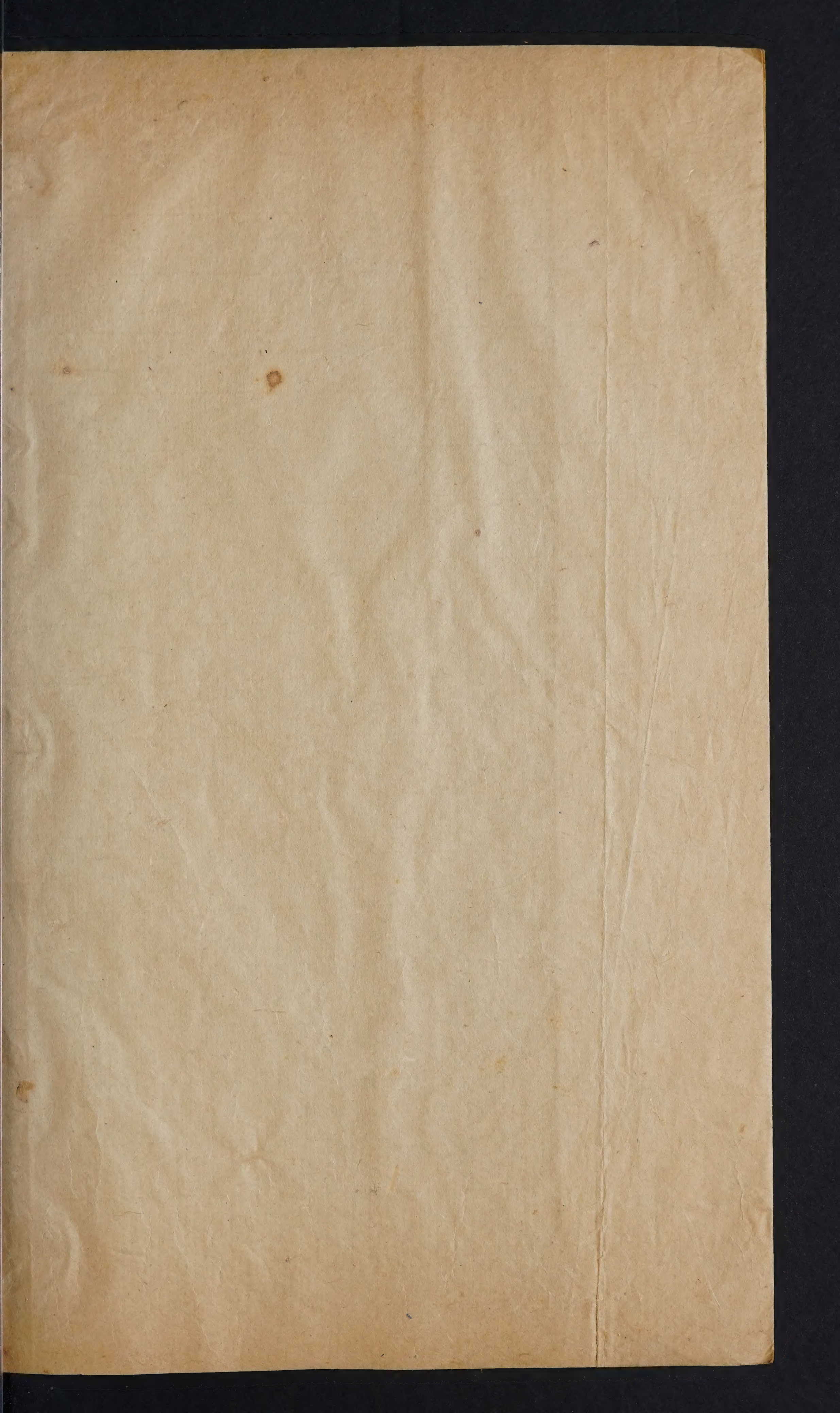




天祿閣外史卷五

賓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

賓富貴可立而俟也予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微君曰非南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窮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予欲弔古予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微君囅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大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

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
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
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
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
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
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者負薪
者曰噫嘻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
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

烏慈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尾觴
滄兕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
其略以娛子之游夫秦西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
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周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
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嶐乎陰于西極而東
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
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若茫
西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概彭焉豈惟涇水之望
陵哉西北歸乎兩國而奕奕者廿八梁山也絪縕而蒼

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滲漾者則太白焉。荊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

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井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躍于關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嘯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

好賢也、

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令文侯其至何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敦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

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怨禮于
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
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
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
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春陽
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
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
能爲子產之典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蔽賢
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

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
一舉而樹也然而玄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縕
櫜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
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
葉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彊其國陰結諸侯而
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曆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
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
游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寔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
佛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

閭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翟酺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友于諸侯而猶假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孟博之屬皆予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

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侯王譚笑輕爵祿而若是恝也且吾聞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乎山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綱名韁之外乎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酺登車惘然遥謂

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予其豈矣

誅賞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秦王侍于宮門軍武執戟庶人執旂車馬輻輳觀者慰曰今日得見徵君也徵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爲徵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畿甸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爵土廢滅先王

之法爵祿無紀軌物不經挾權據寵之家珠玉以爲
淵丹青以爲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前互以長夜
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賣寵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
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
主疑而不能悟惽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
強則侵侵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彊也
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浸溢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
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
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

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爲民。魯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況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周赧之窮。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矣。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

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共秦何則漢室之君臣猶議禮于庭而攬天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醜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爲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

可況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爲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譏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戾榮臣以爵祿賞臣以冠爲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爲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爲之柰何對曰雖然猶可爲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爲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女之律。蓄其罪與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

則王之慮必釋。而親親之恩堅矣。雙人史綱曰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秉士之歸秦而速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謀于速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矣。何以達聖哲之權。昭鴻駿之業。竊爲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徵君游禮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微見於秦、

盟會

韓臣將尋盟秦王問于徵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徵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輿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耻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旣戰而盟將以防

其術也故怠則乘之釁則動之猶怠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為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

齊桓之盛復轉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共盟之、王說遂與韓人盟于錫谷

琴論

徽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

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惕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豳風曰奚取豳風也曰豳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豳風而聲雍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豳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

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爾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

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噫嘘而物竅皆
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
謂機故禹產于石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傳
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
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
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
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蹇吾知也館人弗知
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
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

入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為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人乎徵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徵君撫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煢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

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蒸嘗以昭明其敬光此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與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與者亦始皇二世之爲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論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弟亦御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

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燕居

微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況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微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爲道則可以道而爲路可乎以道而爲路則非指仁義而爲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爲道以路爲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

埃之爲道乎知塵埃之爲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爲塵
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
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仁義以
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
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巳道
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
周荀卿是巳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
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愼到田駢關尹喜庚桑
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

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其辯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姚以戇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藪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媢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藪市

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宰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爲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

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僊論

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爲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

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爲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發臣疑以爲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僊窮觀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爲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爲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歛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况築臺以求神僊乎夫僊者非臣

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呼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眞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爲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illegible][illegible]遯也彼豈

淪于神僊哉。今賢王 揖于乘之樂而爲此遊以自娛。
其身孰爲利乎。夫爲 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
百姓而勞民。民孰勞 之是築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
昔我先王建國伯子 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
以如綫之國。自賢王 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
特不寵云爾。崇爵豊 祿。亞于天子。雄藩沃壤。據四塞
而謹。何賢子孫世守 其業。雖値亂世而不與王室同
危。且足以樹霸。若王 運在。又可以與其延年也。如是
何希乎喬松。何慕乎 韓羡。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

矣賢王復希慕而爲之是使松喬韓羨延頸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爲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灌關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爲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

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爲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爲朝廷重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諸相許確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闘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

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爲此
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
則陰濁濫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
傑弄于群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
于下。而王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爲黨罪以危社稷
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
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搆大
難鉤黨之變臣其寃。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讐民
者必戮正其典刑。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鑒

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喬不得俾於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悲也王宜以誅節等爲名盟集諸侯肅淸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攻尤以新天下若王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羌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詣于今至桓臣

虐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淸譽激揚而問書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計奮然速擧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劒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濱有劒其離照之可以熏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窮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於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以靖禍爲勞

以得士爲彊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繄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夫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霍子之力也徵君歎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榻不寐獨何心哉是以

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彼猶
擇交而獎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毀潛德厲素
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兒伯康哭母
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佞臣竊權匈奴
稱命惠致不需于民斂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
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
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
志則攝相事而誅正邪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
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

國用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爲賤而賓之豈爵祿以臣
而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
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釁
乃遥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
粟盟諸侯而扶漢室蘇黨錮而清王塗誅讒佞而撫
黎庶却匈奴而款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爲也
今閹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王疑未愈何以
熄釁若數子不爲逢梅之舉必爲後憂孔子曰邦無
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是歲秦國地震

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鳫鴻鶮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鸕鷀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鷫鷞、意者其鷞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鷃南越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昔 文

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烏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乎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慎懈德之愆是以光昭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爲馬之臣復覗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爲憂也至孝武皇帝始

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爲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斂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廪竭百姓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不爲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爲二世竊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

起而覔琵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琴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琴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琴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王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琴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哉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玄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弘農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弘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嬖者五人嘘于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刼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爲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爲贍則隱其田而蠲役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憤懷寃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

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
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
攝西土將以釋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
而讐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貪緣而釣譽不受
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
威不加于一郡以剪虐除殘竊恐遠邇雷同國如空
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彊于隣國耶爲弘農之民而
怨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
循良之察而後誹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

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挾其郡太守金垣坐贓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爲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方崩乎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寓以爲縣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晋姑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釁必壅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

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畜而相聞市無
啼老道無闘民和氣昭而四時禀諸侯歸仁焉今賢
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
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毅恭彰彰甚
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
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
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
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
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

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
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
力以事之而不爲誣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
不爲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
乘于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輒也當此之
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資耳安能費于秦哉臣
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
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
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

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疆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横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就

業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來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

侯而鎭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微君耳、微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微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爲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爲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

王不能舉、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爲諸侯重、豈輕於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士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

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合秦之輕
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徵君遂行

林國而不卹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遂行
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
賢乎讀也嘗以孝廉之名為諸侯重豈輕於一忝國
矣秦人之窺矣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侯嬴之
王不能用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

天祿閣外史卷六

賔晉文

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疆匹驢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棶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旣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贓有夫子敝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黄徵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俘也反以囊金一斤爲贓以傀之受而陳謝寇

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顛沛之閒不能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關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贓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奚不爲贓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寇以禦人未嘗以愧若寇者愧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愧而受之子亦無

報之云乎受則必謝予亦無掛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予以信而應若以偽也殆不可與陸績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矣而不受却餽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偽徵君曰僞乎言厲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邪吾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爲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爲關吏猛而客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播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鬭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爐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

乃與左權鬬左權舉商人之倲木二丈横行於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敎聘故遥游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違且無賚明宰之貺惠也有司曰其之守是士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譬乎乃再拜謝罪餽黄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

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梁木而不聞淑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傷時

徵君見晉士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

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旣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
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頹堵雄關若
敝甕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毋舉衽席之上歲
無暇日且地瘠于無恭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
知戢馬瘦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
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
以晉國之强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
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
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衛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

今人舉爲譎詭不知出于叔度

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脣齒之國也脣亡則齒寒齒寒則脣壓今秦方以晉爲脣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諸練梟鷙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柰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脣而䕶其齒無乃爲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

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

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爲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强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匃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匃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匃奴之患則共之是名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主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可

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譽也荷士而嘗膽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土則軍樂爲役也墾其蕪壤而使之耕鑿其重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豢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冀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餧于是乎王勿餧也臣觀天令胡

運必與悠悠漢室將為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

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惜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於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沙

飲四言詩
爵亦楚楚

其波翔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
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
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
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壓也夫胡虜入寇
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
見夫鸇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覗其雀雀仰覩
其鸇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鸇乃垂翼而下之有
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鸇欲捕其雀也非爲其
蛛網也而敝涉焉是鸇也實有捕蛛之名鸇又何辭

乎由此觀之胡虜鷸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

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於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傲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

晉王酒酣擊劒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

文章序見矣故此類是也

有左權者善劒有陸續者善歠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裒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淵者善矢有李玄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釁也故曰謀難嚞者散其喻機難達者泄其形今日之

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榦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暘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焦萌而聽

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共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二難

令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爲闕以堤堰爲垣以溝澮爲池溉彼千畝深耕穫而望菑畬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汙濁

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爲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津堠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罔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難出守之責而爲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洎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爲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

語頗奇崛
韓文多法
此等句法

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憩于金穴之內其聱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鼫鼠嬌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貙其蠱如廉倏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貍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

于圄羣豝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豝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

晉王曰孤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予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濱洲窮合靈之壑掘產秀之兵披羽服而履赤舄譚眞訣而煉丹砂

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飡霞自以爲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趍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逸駕徼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王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羲黃寧無利于子孫而恥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羲黃之憂後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覩也

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海内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玄奚益於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爲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

罰人多飲
而名語此
爲其濫觴

善于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項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請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項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壺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爲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

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欽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爲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内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爲社稷憂。是歳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黄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消日。第五難發論甚怪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晉無大舋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弘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

吾豈求辱於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强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爲之用也苟晉王不于此時奮劒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强罷敝之晉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患而不能毅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爲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

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管王也

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攘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石疾如厥流然後知其爲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淫毒海內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羣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詹之勇是三軍之任也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禦之若黃巾者敢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

遊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爲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鷙其大臣芥其百姓襁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急起于布衣而業嚌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

詞命雅俊
有左氏風

朝與羣小浮沉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毁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簒漢室允爲丕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

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徽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徽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徽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

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儁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績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績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袞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肢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

焉不危乎欲臨良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為藥以政教為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為士交于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

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

晉亦雅稱才必負材宗乎

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敝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内囂喁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淸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内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挽蓋世之威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去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穴馳孔轍尤遊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

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刼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鴟夷子游、擢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

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爲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爲殺戮豪傑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纏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爲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王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爲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

栖栖于宋衛，子與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爲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爲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柰婚姻未畢，疢痾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歧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闤市唯識，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養陽之田，耕而不賦，麒山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慎陽之人皆不弋

草蕪于徑愼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鄉不辱命其仲舉游乎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與者也續不敢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爲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遼阻飆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玄曰傷哉平原之書遠矣是歲徵君夫晉

洎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

天祿閣外史卷六終

者也獨不敢進鮮毛焦之譏而患于主退無興諛之
從而信于所不自低徊以邀令名而厚結天下耕夫
所以中彼賊賊長數喬不策曲適進川嘶叫成才
行者歌撥天所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吾子無怨然矣
無期抗節于觴不盡種種微君以書示本支日傷

渭石北篇文集[illegible]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賔蜀文

至關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慍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與之廬徵君覺而徉卧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惑焉徵君笑曰予惡知哉夫先王之

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爲關未聞以吏爲關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猶惡之况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扞不軌而遏佞人驅曠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顯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丕

然雖厲散衰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開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爲昔仲尼以仁義爲關周流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爲關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遇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爲關而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爲關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繫先王之道術陋蘇張

而縣中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資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為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為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為道計也今過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褻先生其若之何微君曰是則然矣使為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特泄

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魯招以玉齊聘以玄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巖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與羇旅羣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責我以無信迹其所爲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

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得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父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為小人蔽扞賢者于外罪無宥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苟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

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爲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怫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爲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强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

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
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壞而臣漢室也。賢王爲宗室之
首祿倍于三公爵尊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
藩以爲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
故何與董氏以陶厠之夫登廟堂之上慢劫天子號
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危扶
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
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
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

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陲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慼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候于階蜀王見李玄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

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瘨乎曰瘨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玄聞之天以薄蝕爲疾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士以貧蹇爲疾大夫以酷佞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舉賢使士有蹇疾覊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醫疾以貧蹇故士以夢北爲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辛爲

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然則微君之疾藥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而不見其槁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微君之所以爲疾也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微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微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微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黙若桓公得甯戚也周末而齊霸其

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玄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釁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

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
盟之典。徵君是賔。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
告諸侯。靖寧國步。以為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麋鹿
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袵。然後圖之。是猶
火既及薪而後覔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術
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為之
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
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皆背漢哉。由高
帝以殺戮為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

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荷鼎威炙蒼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微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

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爲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奚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

蜀王曰善

洎曰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玄而玄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

未識此義者乎

目强

蜀王以太牢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董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爲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

也賢侯以成都爲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
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
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
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强
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强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
而不强非毅也强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諸侯
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斂民何頼焉臣聞之牛牧于農
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
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歟今天

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賜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斂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讓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咸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佛說先平心地叔度也先逗其冢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淸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刖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强弱相欺賤則羣醵淫戲以爲樂讌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

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
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惭也是故郡縣之失刑
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
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
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
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
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貸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王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

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井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内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内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内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慁色徵君出謂魯狷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告語絶古勁

請金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爲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弭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譽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鄙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羣也豈足爲賢者與蜀王曰不

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爲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奇不亦彝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恃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暮無士一獲而躋諸侯師惜乎吾老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譽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文有令名于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

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為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尷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瀆矣瀆賢以干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爨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

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微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况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攘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時而徉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丰于八珍敝裘麻屨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

爲恥巳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狥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巳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巳者不盈千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巳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羣聚若立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陋微子啓之弗章

火灾

李玄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旦李玄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內外樹難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洛陽玄真宮災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圍宮苑煙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擽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為之語曰玄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

兵雖有匿臣老子必爲陛下抑之矣陛下益宜躬修玄默勿以爲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灾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況聖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爲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姤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爲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貨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耻而鼓舞于聲

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眞人文及董氏其文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爲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義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爲名東南虛匱海內罷敝雖桓帝荒于游畋國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淯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眞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賍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賍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搗額乞憐密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茂雲中武陽令以中飭之義獨揚聲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為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賍論死兒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賍譚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為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横掠良家女婦百人充于閫室為鄭衛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搢

描寫二事[illegible][illegible]絕倒

童輩皆呼爲糞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爲淸論所鄙及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佾曰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恥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爲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審之以謀鑒陳竇之

旣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同享封祿不亦可乎

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飮金玉斗乘以歸客于荆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殺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鎭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

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徼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民人于是乎怵愳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虐。癘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囙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垔鬱昭明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先王之報勳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

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騭。而降休咎于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禎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𡾰山

徵君遊𡾰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石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項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吽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𡾰山之岡徐

竟似寓言
論述亦奇

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趍伏于蓁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微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咥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卽微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

制則後游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思哉遂歷巉山之嶅而援之羣虎皆斃微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巉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

歎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嵎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錮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叔殺之黴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玄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

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懐榮恩疑者懐刑戮是以張角黄巾之衆提劒于郡邑而卒無全踵以懐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

幾潰詰絕新

室其儕于己乎。微君曰誠哉是言也。夫機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牖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忌意駭衆。自以爲儒林之雅蹈也。距如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巖壑。懷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玄問曰自黨錮既戮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殫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

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抔土而塞濁涇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而後以羨餘貢于廷天子爲塗旅犀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漢室爲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觴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踣

于雍冀之境而内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没齒于溝壑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是歲徵君夫蜀

賓楚文

去就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浹暢沐拔拂之餘馨遂爾弛簿書輟錢穀洗訟庭以葺溪之波潔陋室以韶山之石爲徵君淹也仁篤義軌軌得無暫税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噏噏與瘴瘴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

子貴□妙評

與曰微君何鬱伊而弗攄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刜其枝頭其幹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為利工斲而為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為也微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時之懟既信于諸侯而流歸與之歎是微君之奮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揚

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门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王不可使之庭乎。鷹隼為鳳狐狸為麟葭菼為蘜蕀蔾為蘭故賢士之處世。明王求焉常王忽焉是故放勲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華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詩。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戮及絕糧而

剖迹行不秘覓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爲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淹也寔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懌苟處而淹吾參譽也亦何功之爲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時勢

微若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縱横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横詭詐之意合者儀固而業頹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

而文于禮。執義而道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擧。故能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擅麈。當是時桓公為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微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微君曰難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為固家以垣籬棋闌為固未聞以人民

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爲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爲猿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爲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爲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　君當觀兵之際

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陲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微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忠宜賢王之以山河爲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畢貢者一室漕運者一渠皇圖之籍尚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爲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

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寄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罰驅過戎騎翦滅奸雄烹炙貪虐顯巖穴之士與之謀國雖無會稽之耻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績是謀策之徽聲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微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爲也微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

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
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
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
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
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
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犨而
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
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為之讌
以勞其考為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為之歌詠

舞蹈之樂以觧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滛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異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耻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微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鬬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慾季氏之執魯命也旣而

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為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illegible]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

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
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
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
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鈎倚磯而無迹于物臨
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瀵旁矚乎武陵之源
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
無空鈎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鈎故能爲
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
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

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又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微君撫琴而釋諷曰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替諸夏蒔旣塒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遯而伊尹干伯夷隱

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逃而狐偃翊莊周疎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于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于衛國是猶覩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覩鳳凰之翱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與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與與時偕行知與知亡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違難。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煎。國之頑民勝我曆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

巖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
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
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
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
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
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干而怨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哉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
曰故廈將顛兮。奈良工何榱題媛兮。斵而爲窩昔周
室顛而榱題媛者齊晉也斵齊晉之榱題而治公室

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强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荆㪣之國則就之非篡弑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内有讒娼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前覺之明職馳玄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翕翕焉于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憊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得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爲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粲姬盈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御之荒于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欝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軒鐘鼓鍠鍠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壘猶以爲望而莊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鍋石懸十年之廪一朝而虚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探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

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況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

之戾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愆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徽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問乎曰非也曰徽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卧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徽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蒙以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徽君辱以亞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為不穀驕咸踰落而弔之徽君是以播棄不穀。益殖傲志至于今是咎徽君其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宴好使不穀

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譽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徼
君之別塞樹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何悠悠
我心繼以夢寐彌不自抑。敝邑之民若荷未望時雨
有司賦懷徼而詠之。一何惘也。徼君其亮哉昔聞徼
君自蜀之楚楚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
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徼
君與李玄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羖大夫之勞。而
功之舉猶遺。是徼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徼難其勞也
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土壤之饒不

及荊楚。而又有延狩之遺烈。微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贅。雖爲不穀辟微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嘹望于鄰國仁者能無傚惕乎。今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郎嶺。郎嶺戰却。折我鋭兒五千。又寇我鐵關。餘種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奠而戰。又折我鋭兒萬餘。僅獲黃羝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在其勢莫當。是以藉微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

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
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
使以符狗于鄰國之壤而達其闗。使毋有譏者。發壯
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
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狠戾。薦社稷之馨香。
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
深唯無忽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
使寤檢而不獲其旅十人與館人鬬。楚王聞而因之
晉使遘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爲不書曰館人盜

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
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玄曰楚與晉隙矣昰日謁王
王料徵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昃徵君不及
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
聘而不書晉難必遺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
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慙色謂信乎
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
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因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陰
字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

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微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爲之柰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爲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譏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吝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

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微君共命之行同王不可以輕鄭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爲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爲楚非爲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爲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微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玄孔紹祖胥猾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微君咈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之

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龜丘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玄曰有孛南流犯客星甚迫其在楚分乎難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楚王假爲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爲刺客而

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爲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黄憲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玄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爲之詭謀不足以復晉耻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巳乎若漢室旣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爲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値晉

釁命之阨也甚甫將避難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曾胥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㦲莫若返楚以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子若畏于楚則胥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徽若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籬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睎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

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罄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罄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涓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爲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諜又以墮釁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諜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忿

亡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闕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為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

流于四方之音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憩雲夢窺九嶷而望衡陽撫雄劒以嘯荆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鷗鳧之渚棲吾于蘭杜之鄉羌邂逅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漁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歸敝褐垢體爲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憶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磯而慮其藪鳥之畏廬而處其巢乎何子之不能齊也周季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

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陳阨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謣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懟心有所忼則慨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爲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緣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遊鱗而人

鳥不巢覆盧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閭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變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釁于楚國夙夜憂惴況徵君不復徐淵因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内賢士皆棄楚而賓鄰

國無以南拜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釁而日夜求微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微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疑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微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爲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微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詐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

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闘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釁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寤口之言若羨寤心之言若氷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者忍耻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卄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卄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

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私戮之亦與
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怨耶楚王慙
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歸韓

徵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徵君飫之張儉問曰子之
譽溥矣而功不白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憲
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
今諸侯雖蔑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替諸侯
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釁子何以靖之徵

君曰晉之爲諸侯也詭楚之爲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釁不可靖也甫是以浣禍而歸得與子飫惜乎元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承厥治三代既没春秋紛拏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干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濵

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嗣亂以縱衡爲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況譚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而寄于天者何啻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慮。士無稱名。器淆混。蕩之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薦紳之末不

能輔導以至于錮爲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変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感時

初微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曾狷問曰狷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微君曰甫之遊也

不覺暮矣遠託七國俶返南旬彥人凋殂誰與扶植
是以感而欷也魯狷曰漢室其終畢乎曰今逝者上
人惟爾與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續隱于長
洲李玄隱于華嶽張裴隱于天台周斗隱于雲夢左
權蹈海徐凋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狷乎甫與爾歸
矣乃據地而歌薤露魯狷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子
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赦惰而不
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
濫而不知耻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

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
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之謂與魯
狷遂從徵君于韓而返魯。徵君曰嗟乎禮樂東矣。一

實。乃據地而歌。遊言聲猶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乎
擢踏歌。徐淵死于楚。孔終祖侍于秦。猶乎甫與爾歸
洲。李玄隱于華嶽。張奕隱于天台。周李隱于雲夢。左
人。推爾奧甫猶隱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績隱于吳
見以感而繇也。韓猶曰漢室其將卑乎。曰今遊者士
不覺莫矣。遠甚七國。徵述兩向。意人淵祖誰與秩植



